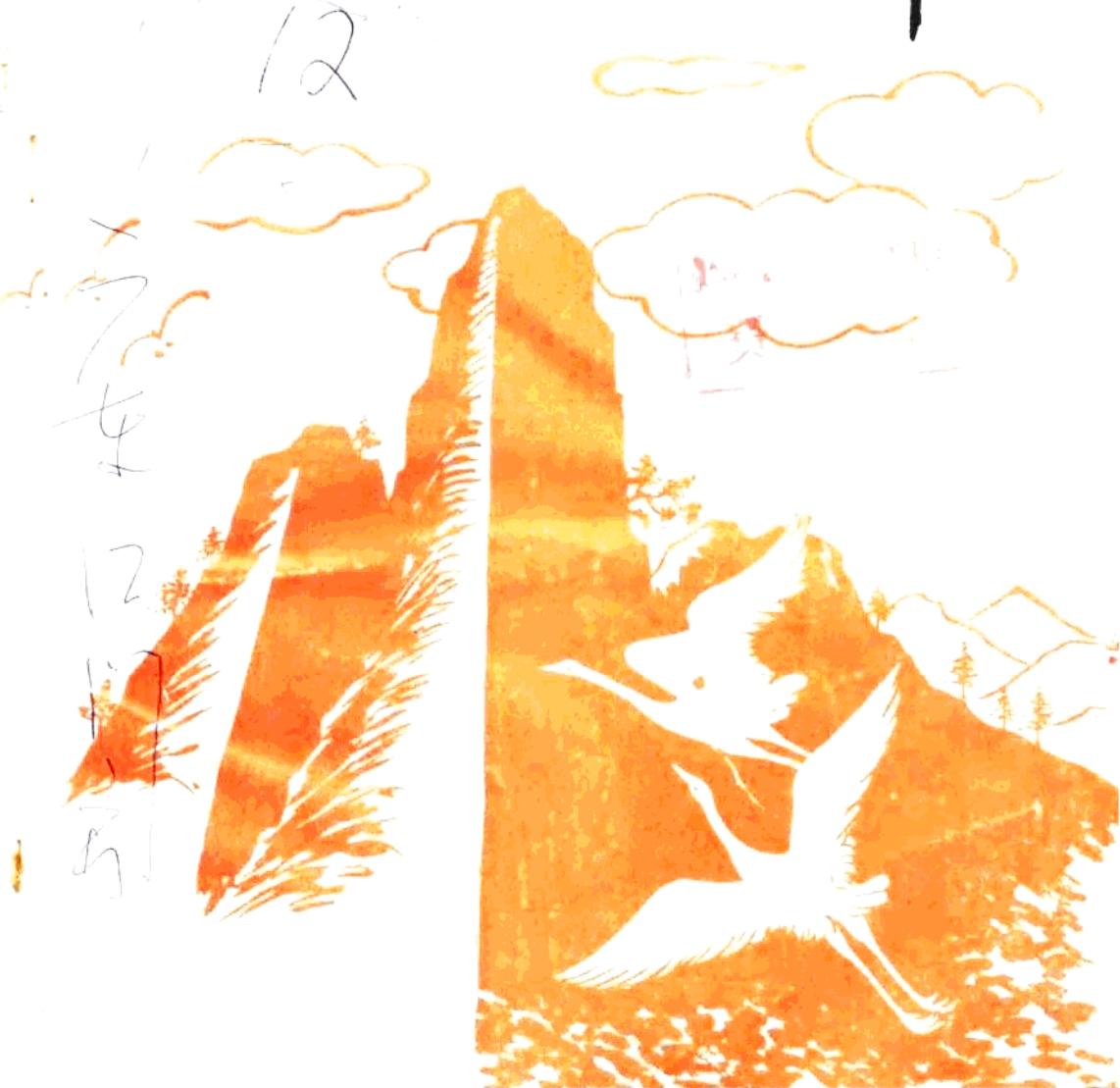


# 鹤山文史资料



鹤山县政协文史组编印

一九八三年

1

## 目 录

- 有关鹤山建县的历史资料 ..... 宋寄萍供资料、编辑部整理 (1)
- 方炎智烈士英勇就义的经过 ..... 廖荣口述、编辑部整理 (3)
- 罗捷云烈士狱中诗 ..... 温明供稿 (6)
- 大革命时期的鹤山农民运动概况 ..... 冯均平遗作 (7)
- “不识沙坪不是商” ..... 李新荣 (10)
- 无 叶 井 ..... 吕拜言 (11)
- 宋森先生事略 ..... 宋寄萍 (12)
- (附录《地方教材》一例及悼念宋森先生诗) ..... (13)
- 古劳龙溪七丘八景 ..... 梁坚存 (14)
- 易宏的诗 ..... 宋寄萍供稿 (17)
- 方献夫是鹤山人 ..... 蝉 翁 (18)
- 鹤山之最 ..... 梁月清 (20)

# 有关“鹤山”建县的历史资料

宋寄萍供资料·编辑部整理

鹤山县是在前清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开始建立的。尽管说“江山千古秀”，昆仑、皂幕已阅尽无数人间春色，但作为一个县的建制来说，鹤山只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鹤山沿革，县志已有记载，《鹤山文史资料》出版，作为溯本追源第一篇，这也可算是我们重典怀祖了吧！

## 《鹤山沿革》

原来“鹤山”所属地方，在周朝以前为“百越”之地；秦朝属南海郡地方；西汉仍属南海郡，郡址是四会县现址；晋朝元熙二年分南海郡地，设新会县；东晋末年，划了部分番禺县地，设盆允县，属南海郡管辖；宋、齐、梁、陈仍依照这个编制；隋朝时我县地方分属新会、义宁两个县管辖，编属兴王府；元朝时分别属于新会、新兴两县的地方，编属广州府、新州府；明朝时分属新会、新兴两县地方，属广州府和肇庆府；清朝顺治六年，分割广州府的新会县、新兴县、恩平县的地方设置开平县；到了清朝雍正十年，分割了新会县的古劳都、新化都、蓬名都，开平县的双桥都及古博都（古博都只划了一半）设立了鹤山县，编属肇庆府管辖。

最初，是由于南海、顺德县官绅伍德彝等在大官田一带承垦荒地，因该处僻远，而地势险峻，“藏奸聚匪”，控制不易，因请求建立新县。当时，两广总督鄂弥达、巡抚杨永斌委派粮驿道陶正中勘议，经奏准朝廷，决定设立一个县。当时从平远县调派黄大鹏来当第一任县令，在大官田西北依山建筑城垣，因当地山形如鹤，就定名为“鹤山县”。

辛亥革命后，废弃府、州、厅等编制，本县直属广东省政府。一九一三年，县公署由鹤城迁到沙坪和平社学，一九一六年七月又迁回鹤城，一九一七年十月，再迁回沙坪，抗日战争时期，县府曾迁金岗仓下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于一九五二年五月，高明、鹤山两县的县委、县政府合署办公，一九五四年六月又恢复高明县、鹤山县两县建制，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省府行文决定两县正式合并为“高鹤县”。一九八二年一月，经国务院批准，又恢复高明县、鹤山县建制。

建县碑文

据宋森编《鹤山县志》载：鹤城北门城墙上，原树立开县知县黄大鹏所写石碑，碑文如下：新会境连开平，有山曰昆仑，曰皂幕，峻壁渊窟，绵亘数百里，阒无人居，巢潜剽掠之徒，出没黄昏暮夜间，商贾困弊，村庄怖恐，贻忧守土长吏，历年有年所。制府鄂公、抚军杨公与诸僚言曰：“圣朝治隆，化浃海隅，罔不率俾，独此一区伏莽劫夺，我蒸黎何以豁乃心！”因议割两邑交壤之地，创县山间以镇抚而安辑之。请命天子，报曰：“可”，赐名“鹤山”。大鹏待罪平远，奉调来兹。集茲土著暨近邑愿来者给地造居。截山之脊，夹垂平麓，筑城为卫。凿河于南，接址山水通以达江口，舟楫得载货财，集于城下。其高阜处建“万寿宫”，岁时稽首。学宫及神庙以次递建。拱北楼、积谷仓亦参差相望。其防御城之内外，则增队伍，统以千戎。设司马，领邑及新会、新宁、开平、恩平诸县捕务。邑中地多荒芜不治，听有力者申明星种，十年纳赋。或高燥不宜禾黍，植茶桐诸可为民用者，亦无旷土。榛莽渊亭之域，一旦辟作坦途，秉为烟火，于是行者歌于道，居者歌于室，相与作手曰：“此圣天子仁覆万方，无一夫不被其泽，而究府克体帝心以加惠元元，永永勿替也！”为之颂曰：“穆穆我皇，广运万方，笃生申甫，绥靖海疆，清开岩邑，人和时康，惠流无既，神福弥长。”

黄大鹏诗碑

藏天垂翼下蓬瀛  
碧点云根叠锦城  
横拾两溪沙砾净  
流光滟滟月传声

风雨昆仑去复旋  
十年常在雾云边  
怪他人尽呼仙吏  
堰芋烹泉种碧莲

上元黄大鹏狂吟二绝

乾隆五年夏五勒石

(注) 1、此碑原在学宫附近，近年已失踪。

2、乾隆五年实即黄大鹏任职第八年。

# 方奕智烈士英勇就义的经过

廖荣口述 本刊编辑部整理

方奕智烈士是我县古劳公社坡山方屋村人，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出生，一九三八年毕业于鹤山县立第一中学，随即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九三九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在我县宅梧墟英勇牺牲。方奕智烈士为革命而从容就义，其高风劲节，可泣可歌。现特将目击情况概述，以示对先烈崇敬与怀念。

那是一九四五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清晨，部队派我从云乡取道水井经宅梧转往高明执行任务。我正整装待发，指导员陈达同志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叫张运金同志，组织上安排给我带路的；一个叫方奕智同志，是另有任务去宅梧要同我一起动身的。经陈达同志介绍认识之后，方同志风趣地说：“不认识吧？我和你本是鹤一中校友哩！”这一说，引起我仔细打量他。他中等身材，肤色稍白，是个身体比较结实的青年人。我们稍事商量，订出了对付途中可能遇到意外的办法。（因当时敌人正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云乡）接着，各自化装：方奕智同志化装成商人，穿着整齐，头戴毡帽，手持雨伞，脚穿一双布鞋；我化装成普通群众，张运金同志则化装成农民。大家伙同向水井方向进发。

从四面环山的云乡往水井，要经过一段迂回曲折的山途。当我们绕过两个山岗，快要出途时，发现一个扛着枪的便衣正用手往坑田方向虚划了一下。我不禁有点担心，但方奕智同志却很镇定，他小声说：“这是自卫队，不用怕。”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又绕过两个山岗，突然发现正前方的山顶有个敌人的机枪班，机枪正好对准我们来的路。四周一望，山上都有国民党兵。我们马上意识到，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呢？正感到进退无路时，方同志示意，我们一无武器，二无文件，不用怕，仍要依计前进。当我们继续向前拐了个弯时，又发现前面路旁几棵树下有一百多国民党兵，我估计这是敌人指挥部了。敌哨兵一发现我们就狂喝：“别动，要检查！”敌人检不出什么问题就把我们的钱包抢去，接着又盘问：“干什么的？”“去买樟木油的。”方奕智同志镇定回答。又盘问了我和张运金同志之后，我们正想继续前进，敌哨兵却把我们推到一边，由另一个敌兵看守着。

不久，从云乡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敌兵除留下几个看守我们之外，大部分都向云乡那边跑去。事后才知道：我们遭遇的这一路敌人是从开平水井包围过来的“挺五”部队，属何全标临时指挥的。

张运金可能认识那个哨兵是水井人，便说：“长官，我可以走吧！”那哨兵没有明确答允，但张运金就这样同我们分开，后来悄悄地夹在从云乡纷纷逃来的人群中走了。

我正考虑设法脱身，突然云乡拳头山有个农民走来，因为身上的钞票被抢光了便痛骂敌兵，敌人老羞成怒，打了他一顿，把他推到我们这边来。这样，我们又成为三个人了。事后，我才知道这个农民叫张日良。

这时，从水井墟那边来了一班自卫队，这帮家伙大多数是宅梧的地痞、流氓。有个家伙认出方同志，便指着方同志说：“他是‘老八’！”又说：“我在靖村见过他讲话，他是共产党的宣传队。”于是，敌兵便把方同志绑起来，毒打一顿，连我和张日良也被绑被打。

当天，我们被押到宅梧墟“自卫队队部”，又一次被敌人搜身，但我们早已被“挺五”抢得不名一文了。敌人捞不到油水，便剥光了我们的衣服，方同志只剩下一件笠衫和一条短裤，我剩下一件烂黑衫、一条烂卫生裤。下午四时左右，我们又被押到宅梧墟东边的一间米店的铺尾。这间米店的右边是一座炮楼，是“挺五”的临时指挥部。我们被推到一张古老的书桌下，三个人的脚都被绳子绑着，加上挤逼，连头也抬不起来。方同志低声对我说：“看来我无法脱身了，你们要刚毅坚定，要想办法出去！”

半小时后，敌人拉方同志去审问。审问的地点跟我们直线距离不到三米，即使绕过门口，也不够六米远，因此说话听得清清楚楚。

“你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吗？”

“是的！”方奕智同志直截了当地说。

“什么名字，哪里人？”

“方奕智，沙坪坡山人。”

“你为什么参加游击队？”

“因为游击队打日本鬼，既有工做，又有书读，所以我参加了。”

“好，还算老实。只要你同我们合作，我可以给你找工做，也可以介绍你升学。”

“那就多谢你的‘好意’囉！”

“好，那你就讲讲你们部队的情况吧！现在你们部队去了哪里？”敌人妄图探听我军的机密。

“我不知道！”

“那你们部队有多少人？有多少武器装备？谁当领导？”

“我刚参加游击队一个月左右，哪晓得有多少人，多少枪？听说司令员是梁鸿钧，  
(注：其时，梁鸿钧司令员已在新兴蕉山战斗中牺牲)但我没有见过他，其他的人我就不知  
道了。”

敌军官从方同志口中找不到半点情况，便暴跳如雷，拍着桌子说：“他妈的！你不老  
实。”说着，手枪声一响，事后知道方同志左腿负伤了。敌人吼叫着，把方同志的笠衫也撕  
掉了，并把他推到街边，绑在石柱上。那时，春节刚过，天气十分寒冷，方同志赤着身，只  
穿一条短裤，加之伤口疼痛，这样折磨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并不向敌人低头，表现了  
共产党员的崇高的革命气节。

大约是午夜十二时左右，敌人把方同志从外面推回书桌底下。这时，方同志因伤口流血  
过多，加上又冷又饿，疲惫不堪。我紧紧地用背靠着他的冰冻的身躯，恨不得把自己的体温  
全部让给战友。

方同志呻吟着。“老方，很痛么？”我含着泪细声地问。

“我能顶住。看来，我定会被敌人杀害了。我不怕。你们要坚持下去，千万不要认账，  
争取出去找到部队。”方同志那稍带沙哑的声音贴着我的耳朵轻声嘱咐着。

“你放心吧，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做。”

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清晨，国民党兵凶神恶煞、荷枪实弹来到炮楼下门口，方同志觉察  
敌人要下毒手了，于是向我耳边急促地说：“告诉组织，方奕智不能再为党工作了！你不要  
悲伤，要争取出去，为我报仇！”我还来不及与他最后话别，门口已传来了国民党兵阵阵狂  
叫声：“方奕智，出来！”方同志虽然身负重伤，但在敌人面前，神色自若，大义凛然，紧  
握拳头，从容走出门去。

直至外面传来三响枪声，我含着泪水，为战友的殉难默哀：方奕智同志，安息吧！人民  
永远铭记着您！

过了一会，敌兵还象疯狗一样大嚷大叫：

“死到临头还唱歌，喊共产党万岁，看你有几条命死呀！”

“真不明白，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大胆？”

“真是不怕死！……”

从敌人的议论中，我知道方奕智同志确实是视死如归，从容就义，临刑前还高唱“国际  
歌”，一路喊口号，痛斥国民党。后来，我到当地调查，群众也证实了这一点。

## 狱 中 诗 (1945年)

抗战时期鹤山民主根据地民主政权四区区长罗捷云烈士遗作

自古英雄居世，	出处原有不同；
主义抗日救国，	联盟结党为共。
老夫满腔热血，	未免怒气冲天；
无奈迫上梁山，	亦知法网重重。
朝夕卧薪尝胆，	诛灭土恶根踪；
以后大局升平，	尧天舜日歌颂。
试问参加红军，	是否侵犯乡中？
因何暗箭射我，	阴谋将廉起送！
与佢的确无仇，	甚么损失太重？
虽然视死如归，	刑赏分明要公。
果系武生揸印，	一定山河固巩；
今大花面当权，	强蛮手段行凶。
孔明战术最精，	仍赦孟获七纵；
前人建功立业，	班超投笔从戎。
男儿志在四方，	极怕井底困龙；
勿作老父奸匪，	实行革命光宗。

罗捷云烈士本县宅梧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县山区即已建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区乡民主政权，罗捷云同志即为当日四区区长，不幸被地方封建势力所害。

注：此诗于1952年由捷云烈士家属献出，原稿已送省文化局，此乃手抄本。

# 大革命时期的鹤山农民运动概况

·冯均平遗作·

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通过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及合作的具体方法，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将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等出席，并参加了大会领导工作，参加了起草宣言，宣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等同志和国民党合作后，就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为中国革命军队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和各地都设立了工人部、农民部。第一任农民部长是林伯渠同志。接着又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来协助农民部工作，创办了广东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彭湃同志主持。第一届学员毕业后，派往各县去开展农民运动，或派充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第一届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党员丘鉴志、陈式熹、彭刚侠，团员王度慈，派到我县，分别在陈山、平岗、雅瑶各小学任教员，发动各乡农民团结一致，组织农民协会。最先成立农会的乡有平岗、陈山、雅瑶、南安。次有大凹、沐河、凤岗、凤巢、八座、逢贵、文堂、南塘、清溪、洞田、茶园、乌石、粉洞、塘田、来苏、大朗、水沙迳等。在筹备中有里村、南庄。行动上依照农民协会所颁布之会员须知：

“服从农会命令，遵守农会纪律，按章缴纳月费，拥护多数议决，不分地方界限，不分姓氏差别，不得藉会营私，私斗尤须禁绝，凡属本会会友，务须亲爱团结，万众一心向前，打倒贪污豪劣，帝国主义军阀，专吸农民膏血，工农联合奋斗，敌人完全消灭！”当时农会会员并高呼：被铁蹄践踏下的被压迫农民，痛苦地呻吟着，欲解除这些痛苦，惟有大家一致团结，在农民协会旗帜之下，联合起来，共同奋斗！

同时在平岗、雅瑶农会中，吸取积极青年宋中兴、（即宋寄萍）宋国开、宋兆球、宋柏如、冯伯朝、冯廷柱、冯国杰、冯兆朝、冯宝池、冯廷械等送至农民讲习所学习，毕业后回

县协助工作。

一九二六年春，为便于领导，组织鹤山县各乡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选出宋少白、杨亮一、何炳文为常务委员。以沙坪冯家祠为办公地址。当时国民党政府附加烟叶出产税，加重农民负担，激起全县农民的愤怒，于八月二日，各地农民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军，汇集沙坪要求取消烟叶附加税。当时，反动的统治者乘农民自卫军在冯家祠集会之际，唆使地痞流氓捣乱税局，诬说是农民所为，企图达到阻止农民的正当要求。

十月十日晚，贼劫沙坪，焚烧铺户，掳去县中学员生三十多人，杨亮一、宋躬约亦被掳去。以后宋同志用款赎回，杨同志则受到土劣买通贼匪拉至罗江围基脚枪杀了。其妻闻讯，登时起病而死，子女年幼，且一贫如洗，其女被迫卖与尧溪刘屋村人为婢，其子杨烈辉年仅十五岁往印刷馆当学徒。农运由此遭受打击，便将县农会联合办事处迁至平岗，但斗志仍不稍懈，随即改选冯均平、宋少白、何炳文为常务委员；区乾光、李英伟、黄吉昌、杨月屏、李锦年、李信华为执行委员，宋躬约为候补委员。后来又将县农会联合会办事处迁回沙坪，在和平社学办公，并申请省农会派训练员陈烈夫同志到县加紧训练农民自卫军，扩充实力，同时本县共产党小组派冯均平等出席国民党鹤山全县代表大会，把国民党县党部改组以后，宋少白任组织部长，何炳文任农民部长，冯均平任青年部长及妇女部长。一方面贯彻扶助农工政策，一方面发动组织青年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解放协会，以扩大革命队伍，开展反帝国主义、反文化侵略，反对买卖婚姻。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大凹农会，把反动政府所属之新化都联团局队部缴械，激战数小时，结果农民军胜利了，缴获步枪十余支，捕获联团局队长杨端麟。

龙口平心村李炳芬（混名鸡髀芬）在沙坪开设和源烟货行，专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当时沙坪除和源之外还有好几间烟货行，他们联合组织一个公和堂，由李炳芬任理事长，聘李慧朝为师爷，想尽一切剥削农民的办法，定下了酷辣的剥削规章，残酷地向农民进行剥削，使农民陷于穷困的境地。凡是向他贷到九十元的本银就作一百元计算，利息三分，那就是所谓“九出十三归”。等到红烟晒干后，一定要卖给该店由他定价，核算所值多少，扣除本息之外，若有盈余，又不付给现金，每罐只给两、三元，好让你零零碎碎去用光，到第二年又要向他贷本。同时，他还仗着贪官污吏的势力，妄行加罪，压迫农民。李炳芬在南安乡开设赌馆，引诱农民聚赌，把钱输光。唆使三十堡联团局长李挺三派团勇围剿南安赌馆。农民一见团勇涌至，纷纷逃避，他竟开枪扫射，农民杨埠不幸中弹而死，无辜惨遭枪杀的农民冤无可诉。一九二七年二月，县农会联合办事处领导各乡农民自卫军拘捕李炳芬，为杨埠雪恨。当围困他的房屋时，其妻在炮楼上放枪顽抗，农民自卫军杨子洪中弹受伤，待冯均平借下乡办

事名义，带了县兵数名驰至，方得停火。农民军冲进屋内，把李炳芬父子拘拿至沙坪避街示众后，转解法院处理，并缴获长短枪各一支。

一九二七年三月，农民自卫军第一大队部主任区乾光、队长温泽容率领所部解散西北联团（驻龙口龙腾书院），缴获枪支一批。

本县农运至此得到高度进展，提出“二五减租”、“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污豪劣”等口号。县内贪污豪劣等辈，看到农民团结的力量庞大而胆震心寒了，未参加组织的农民们，也知道团结就是力量，纷纷要求组织农民协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蒋介石叛变，本县农运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国民党反动派梁如山改组了县农会联合办事处，并通缉冯均平、宋少白、何炳文、区乾光。在反动势力高涨的形势下，宋少白出走南洋。何炳文往港，但途经江门就被反动派逮捕了。冯均平则匿居于新会，其余的同志也分散到各地，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反动政府对于冯均平、宋少白、何炳文、宋木林（因他对于农民协会和一切人民革命团体的组织极力协助）仇恨最深，疯狂地大施搜捕，革命斗争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打击。五月十三日反动军队进剿沐河，把区乾光逮捕，监禁三年始获释放。

五月十四日，反动军队进剿平岗，逮捕宋躬约、宋柏润等人。宋柏润被监禁四年，其余的拘禁一年至二年，勒巨款始释放。

五月十五日，驻江门之陈章甫反动部队三百余人，进驻大凹，逮捕杨纳、杨绍好、杨庚、杨照、杨成等人，并强姦杨柏之妻，枪杀了杨利。

反动军队进剿之地，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各地农民奔跑逃避，抛弃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但是这时的农运虽被镇压，然已在广大的农村中播下革命种子，广大农民觉悟起来，清楚地看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自己才有出路。

（注）冯均平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在我县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的同志。据原高鹤县志记载，“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高鹤各地农民协会受到严重破坏。一九二七年五月下旬，党曾派三位同志到雅瑶平岗宋氏大宗祠成立鹤山县苏维埃政府，以宋森为主席。”如知道冯均平同志当时有参加成立政权建设活动的人，请多来稿作补充说明。

# “不识沙坪不是商”

——记抗战时期沙坪的现象

李新荣

“不识沙坪不是商”，这句话，在抗战“大后方”从韶关、衡阳、桂林、梧州、柳州直至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到处传扬着，上述这些地方的商人直至国民党权势人物，纷纷涌至沙坪经商。一时间，真可说是“万商云集”，“百货纷陈”。民生日用品直至沦陷区人民的衣物摆卖的固然是多，贴着国民党“国防部”和各种军衔、机关衔封条的军用物资（如硫磺、桐油、钨砂等）源源集中沙坪转运到广州去，从广州运到的日本货略加改装又从沙坪运到大后方去。在中华民族正跟日寇作生死搏斗的时刻，沙坪却是这样使人怵目惊心。至于地方上的“大天二”（匪帮头子）跟南海、顺德、中山的“大天二”各自在沙坪内外割据地盘；官僚、汉奸、富商、巨贾在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劳动人民肩挑背负，呻吟在货物运输的小路上；街头巷尾，山边田埂不少待卖的妇女，不少被抛弃的小孩，更不少饿死冷死的尸体。真是好个“不识沙坪不是商”！

在一九四二年间，沙坪镇故衣市场，由中山路一带沿公路两旁伸延到南山一中课堂地，当时据收地租者云，摊档有七千档之多。这些故衣档，简直无奇不有，如酸枝家具、台、椅、书、古画、古玩、玉器甚至军用品的望远镜、炮兵用的反光镜，有的没有见过的各种仪器，真是五花八门，但其中最多的是南、番、顺一带人民较为完好的衣物。这些故衣、布匹、百货，绝大部分远销到广西、云南、贵州、成都、重庆等地，运输线多由江门棠下至沙坪，水路用艇从九江到沙坪，而由沙坪至杨梅、白土、肇庆都是人力肩挑行走弯曲狭小道路，沿途整日上落运输繁忙，络绎不绝，进口商品多由广州、澳门至江门和九江等方面来沙坪的，比较大宗的有煤油、生盐、布匹百货、成药等，由内地出口的（而经沙坪输出）有大米、生油、茨菰头、中草药、青麻、香粉等，还有军队押运的矿砂。沙坪称为黄金时代的时候，大约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整个镇五六条街都是九八行，代客买卖，开设这些行口多是

外地投资，加上所谓大天二开设的，金铺成行成市，酒家、茶楼、饭店、宾馆、运馆盛极一时，有小广州之称。

沙坪镇内大型赌档有两处，包括色宝牌九、番摊，烟馆有好几间，此外大天二自办的则无法统计。猪仔行是悲惨的地方，当时称为“升仙台”。原来在中山路公园脚下的猪仔行，是盖瓦的圩廊，走难过来的顺德南海的难民，无家归宿只可蜷缩在这里。这些人大多是老年人和儿童，初时搞过施粥，但僧多粥少，后来又终止了，年老体弱、冷病交加、因而每天死去的不知多少。难民中有父母的顾不得心爱孩儿，竟也抛弃路旁，望能有人拾获养生，不致由他饿死，这种弃婴不断见闻。当时有一队操北方口音的杂技团，一行十多人住在中山路生记理发店，因为刚建好房子，未有整好大门，于是这班人便住了进去。日间这班艺人用带来的道具，用布幕围起来敲锣卖票，挂一幅花瓶出人头和其他杂技动作图作招牌，岂料生意不多，入不敷支，加上死了几个主要演员，结果这班人马在这间店内先后死去。

另一番景象是大天二的世界，一队队土匪装束的袒胸露枪，横行无忌。如果上茶楼饮茶，一见他们就得提心吊胆，他们把枪枝快掣放在台上，大天二之间勾心斗角，经常打斗死人，当时有一句这样的话“无日抗日，有日匿密”，真是切实的写照。

## 无 叶 井

吕 拜 言

在鹤山县古劳公社连成大队天伦小学（旧时二世祖祠堂）一出校门左边有一口井，一米多径圆口，石铺四方形井台，井坐落在金字楼村边，井台一边是鱼塘，一边是水田，相传这个井叫做“无叶井”。这个井附近的塘边、田边都生有多种杂树，距井不过三几米，井口不设盖，但树叶不落井内，因此得名为“无叶井”。可能是井口有一种气体喷出，树叶不能跌入井内。又水崩围时井口面被水淹没约有一米七八之深，而井口出现清水圆圈如井口大，圈外周围仍是浊水。平时井水较好，所以附近乡村开鸦片烟馆的人，多到这个井取水煮鸦片，据说煮的鸦片格外好些云云。这一段是宋木林先生在一九五一年讲的，现在天伦人已很少知这个井是以前无叶井了。

# 宋森先生事略

宋寄萍

宋森先生字木林，号华献，生于一八七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鹤山县雅瑶公社昆东大队谷岭村人。青少年时期，曾在两广师范及理科研究所毕业，毕业后担任过南雄中学及师范讲习所、恩平县立师范传习所等校教员，后来旅居星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尤为热衷于华侨教育事业，曾先后在星加坡、吉隆坡创办养正学校、尊孔学校、坤成女校，并兼任校长，而且还担任过南洋英属学务总会治事部部长，雪兰莪华侨教育会会长，广东省公署特派南洋视察员，北京教育部委任南洋华侨教育视察员，农商部公署派南洋实业调查员等职。所办教育事业成绩卓著，深得华侨信赖与爱戴。迨至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时，宋森先生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据他本人说，那时他已看过马克思主义小册子）。他在海外，为了响应祖国学生反对卖国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革命行动，积极发动星加坡华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因此触怒英国殖民政府，被递解出境，当出境时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送。

宋森先生返国后，继续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在本乡创办平民学校，（后改平冈学校现为昆东学校）是当时鹤山县第一间由华侨捐款建筑起来的新校舍，继而创办《新平冈报》，亲自兼任义务编辑及采访，宣传文化教育，并向华侨报导家乡新闻，对促进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之发展起很大作用。一九二二年任鹤山县教育局长，提倡兴办学校。一九二四年兼任鹤山县立小学校校长，鹤山县立小学教员养成所所长，培养了一批小学教师人材。一九二五年与邑人陆朝阳、李照衡、吕冠雄等筹办鹤山县立第一中学，并兼任首任校长，当他担任校长期间，真可说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深得学生尊敬和拥护，这对本县教育事业有很大贡献。

大革命时期，宋森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农民运动，直接参与组织和领导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工作，首先发动平冈乡农民成立农民协会，跟着雅瑶、陈山、洞田等乡农民协会也纷纷成立起来。他又常到沐河、文堂、南安等乡宣传农民运动，发动组织农会，继而协助冯均平、宋少白、杨亮一等同志联合各乡农会，在平冈成立县农民协会，领导全县农民运动。会址设在平冈乡村头里文修祖祠。因此，当时鹤山农民运动得到蓬勃发展。

一九二九年宋森先生任教育局长时，提倡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取缔私塾，革除沿尝兴办

学校，反对迷信神权，反对女子不落家等；还倡设县立第一第二民众教育馆，第一区立第一简易民众教育馆，第一区立第一第二高级小学校，并协助一中校长李照衡先生在校内附设乡村师范，培养一大批乡村小学师资人材，使当时本县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九三五年宋森先生开始专门从事编修《鹤山县志》工作，历时十余年，成书十四卷，至今成为珍贵之地方史料。

抗日战争时期，宋森先生被海外邑侨公推为鹤山邑侨筹赈会主任，举办平粜、施粥、轮流赠医施药救济灾民工作，同时，宋森先生还倡复同善医院，深为邑人称颂。抗战结束后，先生在香港居留期间，对人民解放战争积极支持，为人民解放军新高鹤总队筹集胶鞋、军毡、医药等物，不遗余力。还鼓励、支持他亲生的子女参加了新高鹤游击队。

一九五〇年，宋森先生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仍然热情地应鹤山县人民政府邀请从香港返县从事人民教育事业工作，担任鹤山县第一中学校长，并以爱国民主人士身份先后被选为县和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宋森先生在极左路线迫害下，不幸去世，县内有识之士及海外邑侨、港澳同胞深表哀痛。直至打倒“四人帮”后，我县县委、县政府正式发出公文为宋森先生平反，改正了错划的成份，肯定宋森先生为县内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赞扬宋森先生的品格，赞扬宋森先生反封建、办教育及支持革命的贡献。

宋森先生一生尽瘁教育事业，披荆斩棘，推进本县文化公益事业，造福人民，厥功至伟；且先生为人思想进步，廉洁奉公，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不治家产，素为邑人与华侨所景仰，高风亮节，足为后人楷模。

附录：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七日在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县一中教师所举行的宋森先生悼念会上，由一中老教师欧阳子方所写的悼念诗：

枫林十月红旗举，南山花草逢甘雨。德望崇高倚畀深，宋公再又回桑梓。  
桑梓经营数十秋，清廉耿介重而周，一帜鲜红跨岭表，峰嵘伟岸砥中流。胼胝  
生平多建树，立人兴学为时著，坤成养正大洋南，又向南山开广宇。春风化雨  
复年年，素李绯桃色自妍，为有微辞成不幸，敢将赤悃问青天。喜今云散雾霞  
开，神州处处暖风吹，荒原又绿初春草，有烦青鸟报蓬莱。每念前人创业难，  
云山江水忆容颜，五十三年弹指事，甘棠犹自在南山。

## 宋森编写的《地方教材》

昆东，昆东，好多村庄。

平冈宋，雅瑶冯，每村又分好几坊。

隔蓢那凹都姓陆，

陈山涯珍本同宗。

莫分村界和姓氏，大家既同住在一个地方，

就应互相和睦、互相帮忙。

(注) 从这一页教材里，可看到宋森先生反封建思想的光辉。

### 古劳龙溪七丘八景

梁 坚 存

古劳龙溪乡，地处我县边陲，方圆约一公里，蕞尔小区，然揽西江之便，饶渔米之利，素称富庶，向为鹤山文物之乡，骚人雅士，詠吟之暇，尝置七山八景之胜。

七山者，一、凤岭，二、梅岗，三、翠岗，四、占星岭，五、腊煞岗，六、百鸟岗，七、藕梢岗。

八景为：一、海礁观日，二、月光满塘，三、猪牯圣石，四、鸡“春”巨卵，五、啞啞响社，六、鸭乸鸣巷，七、望楼灯照，八、树下行人。

现将山与景略述如下：

(一) 凤岭，又名庙巷岗，位于古劳龙溪乡东北角村边西江旁。形如凤鸟偃卧，头枕江边，曲尾朝北，左翅护身，右翅向南斜伸直指梅岗。岗上有魁星高阁，阁前立有四尺高、一尺阔巨碑，文曰：“凤鸣峻岭”(碑已不知去向)，岗前右方为观音庙、洪圣庙、佛爷庙、城隍庙、侯王庙，岗左不远还有天后宫、谏议大夫祠，水边还有参将庙，因庙宇环山而集，故有“庙巷”之名。魁星阁前有牌楼，花岗石制，楼柱高丈余，双栏拱匾，匾曰：“凤岭栏关”。封建迷信者认为古劳是凤形地，头在凤岭向河清，腰腹在坑口，尾在沙岗，尾羽张开，很有生气，怕她飞去河清，失了龙脉元气，故此要设这“栏关”来阻压关拦住她。

凤岭山势不高，便邀人登临，晨观日出，夕送斜阳，樵山与昆仑互照，江船共海鸟弄

波，实足怡情悦性，引人陶醉；且凤尾有“万寿宫”，奉祀“万寿长生医灵大帝”，以前善信甚多，红男绿女，终年络绎于途，故寂寥小山，能热闹非常。每年山下义祠又有“孟兰胜会”，斋醮连宵，则更万人空巷。经日寇侵华，古劳一火，此空前盛况始风流云散，所有庙宇已拆毁一空矣。

(二) 梅岗，以遍植梅树得名，春初，梅瓣飘白，曾有“梅林瑞雪”之美称。

(三) 翠岗，因岗上有梅翠里，村外修篁如翠带命名。两岗为凤岭右翅南廷余脉之小阜，所谓“海礁观日归来晚，过尽梅林接脩篁”者也。

(四) 占星岭，古劳大堤未筑时，西江水盛期，沿岸直达岭下，渔船多所湾泊，以岭势较高，岭前一望空阔，故渔民每登岭望星辰，测天气，定渔罟。浩渺湾环，渔火争星，鸥鹭翩翔，亦文人雅集之所，故以占星名之。岭上有“占星里”，高闸厚墙，民居约廿户，均青砖石脚，四水归源成金字两廊大屋，惜已与其东北凤岭下之海龙里同被毁平于日寇侵华之大难矣。

任使群魔空恣虐，人民自有回天功。历经浩劫，几沦为荒山的占星岭，如今被大队办公大楼、医疗站及龙溪学校装点起来。龙溪学校是本乡旅港同胞捐资建筑之大楼，泛舟西江中流，回头南望，即可见翡翠盘上托住一座通亮的白玉楼台，新景色大胜旧气象，即此已够我们流连忘返了！

(五) 占星岭隔村心街屹立在东边与它相望的是“腊煞岗”。原来当年岗上种满了桃树，有人吟了一首诗说：“腊煞春回艳南岗，几度莺啼唤夕阳，桃林最解避人意，燕子未来花已芳”。大家觉得蛮有意思，因此就干脆用诗的开头两字来命名。

(六) 百鸟岗，在占星岭东面，相距不到半里，如半页猪肺铺在路旁，当年满岗榕树，杂生乌柏九里香及各种花树，四季繁花不绝，八哥、黄莺、山麻雀，高髻鹤等百鸟群聚，晨昏出入岗林，铺天盖地，长夏无暑，八节禽音，何怪又为一避暑胜地，而又有“百鸟鸣春”之雅号。以祠匾拥有“鹤山书宝”之称的“子周易公祠”即在岗下，现在该祠年久失修匾亦毁弃了。

(七) 藕梢岗，距占星岭约一里，在乡之西南，岗身最小，迳如一藕尾伸入塘中。未筑公路时，此塘与荒涌相通，五十年代还满生湘莲，夏秋间，粉荷连片，翠盖凝珠。“藕梢泛荷”宜其为消夏吉地，今亦已为民居之蔽矣。

沧海桑田，华屋山丘，虽无昔日之胜，而多今时之盛，此又何须兴叹。我今仍津津乐道之者，除茶余饭后供谈笑之资外，想考古者、采风者、旅游设计者或亦有取于是乎？

现续谈龙溪八景：